

谢怀基 著

SHIDAIDSECAI

时代的色彩

辽宁大学出版社

I217.2

305

2

时代的色彩

谢怀基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B 48549.

责任编辑 王海晨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陈 晶

时代的色彩

谢怀基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沈 阳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20千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

•
统一书号：10429-084 定价：2.80 元

ISBN 7-5610-0177-0/I-46

作者简介

谢怀基，广东省梅县人，1934年生，现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特约记者。

谢怀基同志参加新闻工作31年来，勤奋地学习，刻苦地思考，精心地写作。他写了大量的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和各种体裁的言论，见诸辽宁日报和中央各级报刊的新闻作品不下七十多万字。他的作品文笔流畅，角度新颖，很有深度，充满着时代的色彩和声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十多家中央一级报刊、电台，曾转载他的作品三十多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怀基同志担任领导工作之后，在大量的繁忙的领导工作中，仍经常深入第一线，与企业家们促膝谈心，和改革者同呼吸共命运，并带领编辑、记者，写了不少有重大影响的作品。1979年9月，他写的《投一石以试水源》，在全国第一个介绍了金县铸造厂实行利润包干的经验，给当时“死水一潭”的财政体制一个很大的冲击，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派人前来学习，为搞活经济提供了借鉴。1982年12月，他写的通讯《木器五厂得救了》，提出了“对不称职干部就地免职不准易地当官”的尖锐的问题，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中央领导同志为此经验作了批示。该报道为人民日报等全国十多家报刊电台转载转播。1985年初，他执笔的《一个万人大厂搞活致富之路》，在辽宁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头条转播。赵紫阳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通讯中所介绍的沈阳电缆厂搞活大企业的经验予以肯定，此经验很快在全国许多地方推广。

最近几年，谢怀基同志有四篇作品（含合写的）获全国好新闻奖，一幅照片获全国新闻摄影总编辑奖，四篇作品（含合写的）获辽宁省好新闻奖。另有十五篇作品在省内外报刊获奖。

1984年，谢怀基同志被命名为全国一级优秀新闻工作者。

1987年，经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委会审议，谢怀基同志被定为高级记者。

目 录

通讯

1987年

- 厂长家事..... (1)
“破烂王”的魔力..... (9)

1986年

- 想当官 怕当官..... (14)
从死缓犯到名专家..... (16)
令人震惊的消息..... (28)

1985年

- 改革，这里搞得有声有色..... (30)
有胆有识的厂长——徐有泮..... (33)

1984年

- 尽在不言中..... (39)
虽然素不相识..... (47)
王亚忱的用人之道..... (57)
“娃娃厂长”李闯..... (66)

1983年

- 改革勇士庞法周..... (71)

1982年

- 木器五厂得救了！..... (75)
她心中有着巨大的“能源”..... (78)
累是累，但心里是甜的..... (82)

新风处处扑面来·····	(87)
1981年	
把跌倒了的同志扶起来·····	(89)
火一般的热情 金子一般的心·····	(99)
1980年	
“闯牌”局长李日升·····	(106)
1979年	
不吃不拿不挂 一心为了四化·····	(111)
尽职尽责·····	(116)
1978年	
信誉比金子更可贵·····	(121)
1972年	
赵进才，仍然走在万里长征的大路上·····	(125)
1965年	
贾凤岐甘当“大头”·····	(134)
活一天，就要干一天·····	(142)
1964年	
让奖金的故事·····	(146)
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生产组长——韩秀芬·····	(152)
好干部 好站风·····	(161)
破关记·····	(167)
老兵谱新传·····	(172)
一本尚未写完的书·····	(177)
1963年	
“女性号”船员和老船工·····	(182)
深沉的爱·····	(185)
钢轨大夫·····	(195)
1962年	
苗儿青青·····	(201)

1961年

- 铁杵如何制成针 (208)
- 名不虚传 (213)
- “王大勺”精益求精 (216)

1958年

- 节前市场 (220)
- 孙大娘笑了 (222)

1956年

- 山村集市好热闹 (224)

杂文

- 减少企业家的精神磨损 (226)
- 出头的椽子可以不烂 (228)
- 少给基层添麻烦 (231)
- 劝君息怒 (232)
- 职务与义务 (234)
- 守旧，与时代格格不入 (236)
- 为改革者说几句话 (239)
- 开会要讲质量 (240)
- 局长？会长？ (241)
- 让微笑更多一些 (242)
- 赞“唯旗是夺” (244)
- 经济责任·经济利益·经济效果 (245)
- 尽快把样品展品变成商品 (248)
- “罚工厂一百万，不如罚厂长一百元” (250)
- 从“一等金笔、三等装璜、二等价钱”谈起 (252)

散文

- 友情，令人激动

——访美散记	(255)
夜，静悄悄	(261)
故乡情	(264)
迷人的江城	(266)
东京街头	
——访日散记之一	(268)
给人以愉快和方便	
——访日散记之二	(271)
他们都有拿手的产品	
——访日散记之三	(274)
日本新闻界一瞥	
——访日散记之四	(278)
艺苑奇葩——对联	(282)
今日沈阳	(289)
重工业基地——辽宁	(296)

其它

投一石以试水深	(300)
新闻记者成了新闻人物	(307)
跟中央紧一些 离读者近一些	(313)
了解全局 把握全局	(319)
千呼万唤不如拿出政策	(325)
新闻改革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332)
甩掉包袱 大胆创新	(338)
做头脑清醒的企业家	(341)
掌握好新闻报道的“度”	(346)
后记	(349)

· 通讯 ·

厂长家事

他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当一个企业家不容易。

他有自己的苦，也有自己的甜。幸福和痛苦一直伴随着他。他身负重荷，艰难地攀登……

儿 子

他走出家门，又走进家门，带着痛苦。他走出厂门，又走进厂门，心怀忧虑。

儿子——没有了。

厂子——仍在亏损。

他失眠。他痛苦。他思索着……

这一天夜里，他仍然失眠——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他想儿子，也想厂子。

最近，上级领导找他谈话，要把沈阳市金属家具厂这副重担压在他身上。是接，还是不接？几天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他。几百双眼睛瞅着他，几百张嘴等饭吃……钢家具失败了！钢家具代替不了木家具——早就有人这样下过断言。张克树——这担子你能接吗？张克树——这担子你敢接吗？

他在苦苦地寻找答案……

难道钢家具真的站不住脚跟？难道厂子就这样完蛋了吗？不！他不服气！他永远不会服气！他就是有一股子犟脾气……

他一咬牙，接了。可这是怎样一副担子呵！

眼下，70多万元的产品压在库里，需要立即处理。工人们

悠哉游哉地闲散着，需要活干。一些中层干部业务素质低、能力差，需要重新整顿、调配。机器设备陈旧不堪，需要更新改造。原材料来源不足，需要多方定购。过春节，职工没钱花，需要支付一笔开支……一切，一切，都在等着他去处理，去解决，去拍板定案……

这里，百废待兴。大厦，要在废墟上重建！

“还我儿子，你们还我儿子！”老伴睡在梦中，又抽泣着，呼喊着。

多少天了，老伴一直这样哭哭闹闹，搅得他难以入睡。他下了地，拧开一个小药瓶，倒出四片安眠药，自己服下两片，剩两片给醒来的老伴服下。

回到床上，他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儿子。可是，越是这样，儿子的音容笑貌越是在他面前浮现。记得，有一次，他拖着沉重的身子回到家。一进屋，他忽然发现家里摆了一桌丰盛的酒菜。他悄悄地叫来老伴，小声地问：“家里来客人啦？”

“咳，来哪门子客人哪，今个儿不是你的生日吗？儿子特为你炒的菜。”老伴满面春风，喜滋滋地告诉他。

哦，生日？他真就忘喽。儿子的心真细。

“来，为爸爸的生日干杯！”儿子忙乎完，第一个举起杯。随后爷爷和妹妹们也举起杯。

“喝吧，喝吧，大家都喝。”他竭力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一扬脖儿，一盅“陈酿”落了肚。儿子笑了。全家人都笑了。

他发现，儿子长高了，几乎高他一头。小伙子挺帅，黑黑的眉毛，大眼睛，细高个儿，长得多象爸爸。他喜欢儿子。但觉得又好象有些地方对不住儿子。过去，他对儿子要求得过于严格了，严一点倒也好。儿子下乡了，入党了，很快成熟起来。在家里，儿子顶了半边天。凡是吃的，烧的，用的，一揽子家务事都是儿子张罗。谁的衣服脏了，儿子扎起围裙就洗。

这样，他就不必为家务事牵肠挂肚了。他可以许多天不回家，一心朴实地搞他的钢家具。他15岁就学木匠，若干年后又学做钢家具。他走南闯北，几次偷偷地去北京郊区学习钢家具技术，几次偷偷地试制钢家具。他太爱钢家具了。钢家具是他的“第二个儿子”！钢家具终于在沈阳诞生了。虽然他开创了东北钢家具的先河，但有人不理解，有人反对。当时儿子极力鼓励他，支持他。有时，一老一小谈论起办厂的事就没完没了……可现在，儿子不在了。在一次外出拉货途中，儿子因公遇难了。有时，他想，如果儿子不把驾驶室的座位让给一位老工人，还不至于出事。可是，又一想，别人坐到车厢上不也会同样遭到不幸吗？儿子是高尚的，他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别人……

儿子呵，你还能回来吗？爸爸想你呵。

老 伴

她更想儿子。晚上一哭一宿。

他陪着她，不敢哭。有泪，流在心里。

有时，老伴疯也似地揪住他的衣襟，撕扯着，哭喊着：“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呵……”有时，老伴却坐在那儿，呆呆地望着窗外，一动不动……她，精神失常了。

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老伴一直很体贴他。她哄孩子，洗衣服，做饭做菜，生儿育女，伺候老人。她每天要上班，还得操持全部家务。他每天上班走得早，老伴就少睡一会，提前起床，做好饭菜，打点完一家人吃饭，再把他最喜欢吃的饭菜装上饭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伴就象一架标准的时钟，不停地转动着，从不误时，从无怨言。作为妻子和母亲，她要比他操心得多，辛苦得多。可现在，不行了，时钟停摆了。生活仿佛象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来。每天，他得自己早早起床，学着做饭炒菜。这样，他依然坚持6点15分进厂。提前上班，已经是他几十年养成的老习惯了，风雨不误，雷打不动。

恩爱夫妻，有时也免不了拌嘴。在儿子下乡问题上，他们曾有过分歧。母亲要求儿子病留，因为她就这么一个儿子。可父亲主张儿子下乡。他说：“孩子大了就该自己去闯。”儿子下去了，虽然离家不远，可她觉得好象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她整天想呵，盼呵。夜里，有时她一个人坐在外边，望着满天颤动的星斗，望着遥远、遥远的天河，反来覆去地哼哼着那支古朴、哀怨的《苏武牧羊》：“白发娘呵，盼儿归……”她仿佛看见自己心爱的儿子坐在月下……

儿子入党了！父亲听到后高兴的不得了，母亲却偷偷地落了几滴泪。因为，儿子瘦了，黑了，心离家远了。儿子从农村回来后，一直在某厂跟汽车当装卸工。老伴不甘心，她认为这是屈用了儿子。儿子是党员，又当过青年点“点”长，为人处事样样精明，儿子应该到他能发挥才能的岗位上去。为此，她整天唠叨张克树，给儿子换一换工作。可他，实在太忙了。从打试制钢家具那天起，他的命运仿佛就和钢家具联在一起了。后来，沈阳市仪表研究所和沈阳市电影反光镜厂经考核后，准备调他儿子去做行政工作。可是，儿子所在的工厂舍不得放。儿子太老实，只知道闷头干活，有关个人的事儿，从不向组织上张口。老伴气得经常对丈夫发火儿：“你光顾厂子，不管儿子啦？我在工厂可以烧一辈子水，可儿子不能当一辈子装卸工……”后来，他答应找人。可一进厂他又忘了。这样，一拖再拖，最后什么都晚了……为这事，老伴想起来就哭闹。

唉，顾了厂子，就顾不了儿子！生活本来是幸福的，可是，对于张克树来说，好象有点儿残酷。

女 儿

三个女儿，仿佛一下子都长大了。

老大桂秋，那时刚刚中学毕业。她很早就学做饭，练炒菜，买粮买煤，什么活都拿得起来。她那小脸儿累瘦了，体重

剩了40多公斤。但是，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她坚持着。早晨，她早早起来，给父亲做饭，装饭盒。有时，她真恨自己觉大，一觉醒来，父亲已经走了。晚上，她等着给父亲留门、热饭。生活的重荷过早地落在这位瘦小姑娘的身上。

老二桂荣看见家里这般情景，她想辍学回家照顾父母和爷爷。以前，母亲就心脏不好，还患有高血压病，这回精神又受到如此重大的创伤，晚上哭闹起来，父亲还得陪着。父亲低血压，一上火就迷糊，偏头疼，有时几天吃不下饭，有时肚子胀得象皮球，老两口每天晚上是靠服安眠药才能睡觉的。她心疼二位老人，体味到老人的艰难。于是，她暗下决心，不结婚，永远在家伺候老人……她已27岁了，还独守闺门。

老三桂菊懂事之后也知道为父母担忧，常常自己躲起来偷偷地抹眼泪……

这一切一切溶汇在他的脑海里，更使他忧心忡忡，心神不安。企业家呵——张克树，你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有些人上班后可以平平稳稳，慢慢悠悠，可他却象高速飞转的机器，从不停歇。别人下班后可以悠闲地看看电视，逛逛大街，尽享天伦之乐；可他却要留在厂里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回到家，还要紧张地操持家务，伺候老伴，抚育子女，赡养老人，并承受着不幸生活的煎熬与痛苦。他失去的太多太多了，而得到的却很少很少……

他瘦了。身体越来越糟。然而，厂子却象一个健康的婴儿，很快成长起来，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他的家庭支离破碎了。然而，工厂却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完善。曾一度亏损的企业，一跃再跃，成为盈利超百万的大户。产品从滞销变成畅销，40%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工厂的大门垛儿终于挂上了“小型巨人企业”和“明星企业”的牌子。在全国3000多个同行业中，他们夺得了唯一的一面“企业管理优秀单位”锦旗。当他被评为省劳模和优秀厂长，并获得

“五一劳动奖章”时，他激动了。此时此刻，他想起了老伴，想起了女儿们……然而，当他把这些喜讯带回家时，老伴是淡漠的，女儿们则表现出惆怅与忧虑……

父荣子贵，孩子们早就盼着跟父亲沾点光了。然而，没有。女儿们对父亲有点不理解。

“爸，你身体不好，厂里有三辆小车你为啥不坐？”一天，吃晚饭时大女儿终于说话了。她发现父亲的身体越来越糟了。听人说，父亲买了半布袋中成药藏在办公室。

“咳，骑自行车方便。”张克树喝一口啤酒，挺凉爽，胸膛里一下子舒服了许多。

“爸爸……”二女儿桂荣瞅瞅张克树，把话头又咽了回去。她参加工作七八年了，一直当磨工。本来她是散光眼，不宜做这项工作，但她不敢跟爸爸说。

“爸爸，还得说劳模呵。”小女儿桂菊心直口快，有时看父亲高兴了，就她还敢发点牢骚。“厂里给你的2万多元奖金，也不给我们发点儿，都捐献啦？我穷得在学校连一块雪糕都不敢买……”

这要是在过去，他那火爆子脾气早就“炸”了。可今个儿，他没吱声。

“唉，现在象我爸这样傻的人太少啦……”桂菊的话语中带着讥讽与不满。

在女儿们看来，爸爸是太傻了，不然他怎能把几年所得的2万多元的奖金分给厂里职工呢？张克树若有所思地坐在饭桌前，想给孩子们解释一下，可是，解释什么呢？也许，他欠她们的太多了。他嘴里嚼着一口香喷喷的米饭，不知为啥，怎么也咽不下去。他偷偷地扫视一下女儿，此时，三个女儿正眼巴巴地望着他，好象在说：爸爸呀，你为什么让人不理解呢？

父 亲

张克树的父亲83岁了，身体很虚弱。但是，他每天早晨6点钟准时站在自己住所门口，等儿子上班路过时间一句：“上班啦？克树。”天天如此，冬夏如此。

“嗯，我上班，爹。”每次，张克树都停下自行车，关切地劝父亲一句：“回屋吧，别感冒着。”

晚上下班无论多晚，父亲都站在门口，不见张克树一面，他一宿也睡不着。

这一天，正是1987年1月18日。早晨，他依然来到父亲的住房门前，但父亲不在了。此时此刻，他多希望听到父亲那亲切、温和的声音：“上班啦？克树。”但是，没有了。老人家病危，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张克树骑着自行车依然提前到厂，安排完工作刚刚坐下来，他弟弟便急匆匆地赶来，说：“爹去世了。”

张克树听后，脑袋嗡了一下，顿时觉得浑身无力……

张克树瘫软在“伏尔加”后座上，司机李月宏把车开得稳而快。厂长父亲住院，小李是唯一知道消息的人。但他不敢说，厂长要求保密。他不理解，这事为啥怕大家知道？唉，厂长让人不理解的事太多啦。这台轿车，本来是获得“小型巨人企业”称号后奖励给工厂的，可他上下班从来不坐。厂长今年53岁了，为了厂子，他身体累垮了，几次骑自行车滑倒在雪地上，这是为什么？唉……小李不理解。一次，小李忽然听到厂长跟党委徐莉书记说：“我每天来的早，走的晚，要是坐车，司机就得早五点钟到厂，晚七八点才能回家。”

呵，仅仅为了这个！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遇到这样的厂长，他真幸运啊！

中午，张克树返回厂。他召来厂级干部，详细安排了近日的工作，并把父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感到突然。

副厂长孟立新一听，急了。他立刻要组织人，去帮助厂长处理善后。

“不，一切都安排完了。”张克树跟大家既恳求又下令说：“你们谁也不要再去，不能耽误生产……”

休息时间，工人们一拨儿一拨儿地来到厂长室。有的简单地问候一句，有的只是默默地看着厂长。有几位老工人自言自语地说：“唉，这样的好厂长难找哪！”有几位女工走出厂长办公室时，忍不住哭了起来……。

（发表于1987年8月，与李峰耀同志合写）